

一场急风暴雨
很快过去
仿佛已经
把整个天际
荡涤得
干干净净

黄花堆积

马以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黄花堆积

马以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花堆积/马以鑫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321-3980-4

I. ①黄…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169 号

责任编辑: 李霞

美术编辑: 王志伟

黄花堆积

马以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400,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80-4/I · 3067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第一章

1

一场急风暴雨很快过去，仿佛已经把整个天际荡涤得干干净净，极目处的一道七彩长虹高高悬挂，把刚刚苏醒过来的苍穹和大地装点得格外绚烂夺目。暮霭中的波谲云诡，正在急速奔涌，似乎还要抓住这剩下已经不多的光亮，赶往下一个新的场所。空气好像已经被过滤过，特别清新、特别纯净，其中还夹杂着缕缕馨香，让人们情不自禁地要深深吸上几口。

虽然还是九月中旬，但上海的天气似乎已经一步步逼近了深秋，真是一阵秋雨一阵凉。路上行走的人们，在这雨后都裹紧了身上并不厚实的衣服，加快了步伐，急急匆匆往家赶。只是长长短短的马路上还有着大大小小的水塘，那是因为暴雨来得太急太猛，下水道已经水满为患。而太多太多的枯黄、深黄、淡黄的树叶，在狂飙裹挟的瓢泼大雨中被扫落在地，有堆积、有与水为伴，也有孤孤独独的可怜样子，只是无依无靠，随风飘起，又随风洋洋洒洒，但最终还是被人践踏，等待着被扫进垃圾堆。

上海有一道包围整个市中心的环形马路，因为地处东西南北而有了各自方向上的命名。就在中山北路桥的毗邻，有一个上海出了名的花园高校，那就是改名不久的华海师范大学。只是一道不高的围墙，分成了两个迥然有别的世界。围墙外，是整天车水马龙、喧闹不停的中山

北路尽头；而围墙内，是一个静谧安详而又躁动不已的高等学府。

中文系的迎新大会就在文史楼三楼东头的大教室里即将举行。

李大林坐在左面靠后的位子上，他的左右前后，正是寝室的几个刚刚认识的新同学。个子高高、脸膛方方正正有着络腮胡子印痕、皮肤黝黑的是宣国明。吃晚饭前，宣国明大步流星走进了房间，一见到众人就满脸是笑：呵呵，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姓宣——他的话刚刚开始，就被一个瘦高个打断了；名，国明——哈哈，怎么同国民党差不多？宣国明急了，连忙制止，这可不能胡说八道，我是国家明亮的意思，怎么是国民党呢？但是，他马上惊讶起来，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边上一个胖胖的中等个笑了起来，我们的床架子上不都贴了名字了吗？宣国明不明白了，我怎么没看见？李大林从右侧上铺床上慢慢踩着床架上的一个踏脚走了下来，脸上有些不高兴，指了指上下铺之间贴着的一张纸条，呶，这不是吗？宣国明走上前去，盯着看了看，好像还有些不相信，又把自己的黑框眼镜往上推了推，然后对着李大林大声叫了起来，啊呀呀，你就是李大林吧？你的名字在下面，那么，你应该是睡下铺啰？说着说着，宣国明弯下腰，做出就要卷自己已经在下铺铺好的被褥的动作，嘴里还嚷着，真对不起了，李大林，你应该在下铺的，我们就换过来吧！李大林有些勉强地笑了笑，算了算了，我已经都铺好了，就不要动了。宣国明有些不自在，嘴里只是说，啊呀呀，真是不好意思了。不过，不知者不治罪，对吗？瘦高个的高声喊了起来，啊呀，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呀？宣国明很有些风度地转过身，先是对着他看了看，然后又找到左侧床架上贴着的小纸条，又把自己的眼镜往上推了推，回过头来望着瘦高个，你是谢阳？瘦高个猛地放声大笑，哈哈，你这个国民党——宣国明有些火了，立即伸出手，仿佛要打上去的似的，瘦高个故作慌张的样子，往后躲了躲，还用夸张的语调高声喊着，哎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然后他抬起了头，对着宣国明，你怎么老是上下不分哪——我在上，我叫郭龙；而这位——郭龙指了指那个胖胖的，是下铺，他才叫谢阳！宣国明转过身来，对着谢阳，失敬失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郭龙用手指着宣国明，啊呀呀，我说你怎么刚刚到中文系，就已经是一个老夫子啦？宣国明不高兴了，怎么？我是老夫子？我今年芳龄才二十五呢！这句话刚一出口，房间里的几个人，除了郭龙，都放声大笑起来，

李大林也忍俊不禁，眼前的这个简直就是一个黑粗汉，要不是今天肯定狠狠刮过脸、络腮胡子一定会很长的这个人，还自诩为什么“芳龄”！谢阳笑得弯下腰，一只手捂住肚子、一只手指着宣国明，上气接不上气，只是嘴里在咕哝着，啊呀呀，啊呀呀，芳龄？芳龄？刚刚走进房门的黄运飞被眼前的情景也弄得乐不可支，只是笑着，还走上前去，很认真地拍了拍宣国明的肩，哈哈，看来是要读读中文系了，否则，词语的运用可真是乱套了！宣国明不服气了，哎呀，这还有谁不知道呀，芳龄么，当然是指小姑娘了，但是，我们大男人也不是不可以用用的嘛！李大林忍住笑，只是觉得这个宣国明，不不，房间里的几个人都很可爱，于是嘴上说的是，当然当然，我们的老规矩可以破破嘛！如果说到年龄，我们也可以说自己“高寿”如何如何了呀！房间里又是哄堂大笑，宣国明涨红着脸，有些不高兴地对着李大林，啊呀呀，有话可以直说嘛，何必皮里阳秋呢？刚刚要爬上自己上铺的郭龙明白了，弯下腰问坐在下铺的谢阳，喂，新邻居，这个国民党说的是什么意思？宣国明这回有些愤怒了，他板着面孔，一步跨到郭龙的床前，然后一字一顿——郭龙，我很严肃地、很坦率地、很义正辞严地警告你，以后再也不许你说什么国民党国民党了；否则，哼哼，哼哼……郭龙趴在上铺，把头伸出床沿，嬉皮笑脸，也学着宣国明，哼哼，哼哼——只是还在问，然后呢？宣国明愣了愣，突然用很高的声音喊了起来，我、会、很、生、气！没想到，他的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房间里的笑声简直要掀翻天花板，更加嘹亮更加灿烂更加放肆。黄运飞伸出双手，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安静安静，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宣国明同学如果真的生气——李大林马上接着，那是很吓人的呀！

终于，笑忍住了，房间里开始安静起来。郭龙从上往下望着忙忙碌碌的黄运飞，突然问道，咦，黄运飞，你的上铺怎么还没来？黄运飞直起身子看了看床上贴的小纸条，喔，沈敏元，我刚才已经碰到过他了。宣国明明白了，那他怎么还不来收拾自己的床铺？谢阳倚靠着自己的被褥和枕头，左脚往前翘了翘，对了，那堆行李肯定是他的！黄运飞一边弯腰铺着自己的床，一边转过身对着边上几个人，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吧？沈敏元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是从黑龙江来的——李大林一听激动起来，是么？是哪里的？黄运飞想了想，我刚才也没问，只是从口音发现，大概是坐地户……一听到这三个字，李大林猛地从坐着的椅子上

跳了起来，大声问黄运飞，黄运飞，你也是从黑龙江来的吧？黄运飞同样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向着李大林伸出了手，你也是吧？来，我们握握手！就在两只手紧紧相握的时候，黄运飞朗声说着，兵团五十七师九团七营八连——然后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李大林，你是几师哪个团？不知怎么，李大林突然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有了一些吞吞吐吐，我是农场的，江山农场，靠近嫩江。黄运飞一点也没在乎，只是夹杂着黑龙江土语大声嚷开了，并且用的是夸张的语调，咱们那疙——瘩——嗨，靠近佳木斯呢！然后，他转过身，一个一个看着，想问什么。边上三个人好像都已经知道黄运飞要问什么，首先是宣国明，很有些自豪，江西，插队，靠近井冈山，是革命老区呀！郭龙没等到宣国明讲完，声音有些黯淡，安徽，插队，凤阳——宣国明高声叫道，啊呀，不得了，那可是出皇帝的地方！什么呀，郭龙还是有些怏怏然，开始念了一段唱：“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哼，什么皇帝，那可是尽出叫花子要饭的乞丐的地方！谢阳紧接着，我，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兵团——宣国明又不甘寂寞了，放大了声音，怪不得，是那里的羊肉把你喂得这么壮实……

我们开会了——寂静的大教室里突然有了一句响亮的声音，李大林猛然抬起头来，只看到黑板前站着的就是年级党支部书记裘翎正老师。还在宿舍里几个人忙忙碌碌的时候，两个三十多岁的人走了进来。先是裘翎正，一脸笑容，首先对大家介绍边上的同行者，同学们，这位是我们的工宣队吴家栋师傅，吴师傅。大家赶紧七嘴八舌叫了起来，吴师傅，吴师傅。紧接着，吴家栋对大家介绍，这位是你们年级党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裘翎正老师。谢阳很有礼貌地对裘翎正低了了低头，并且很谦恭地叫了一声，裘书记！吴家栋赶紧制止，不不，我们不作兴叫职务的，你们就叫裘老师，或者老裘也行。李大林看了看黄运飞，又看了看边上，几个人都只是面面相觑。

大教室里坐满了人，左右两边是学生，而中间主要是教师。李大林抬起头看了看周围，几乎是没有一个空位子。但是从年龄上完全可以看出，靠窗的和靠墙的主要是年轻人，大多还脸带稚气，而且有着茫然和不知所措的神色。而中间的多为三四十岁的老师，也有几位鬓发斑白的老人。总有二百来号人，而且又是一个应该喜气洋洋的迎新大

会，令人奇怪的是，从李大林他们进来，一直到现在，大教室里出奇地安静，几乎没人说话。李大林注意到，老师们大多低着头，有的在翻报纸，有的在翻书，只有几个老师好像在窃窃私语，但是，很快就没了声音。因此，当裘翎正宣布大会开始，所有人好像刚刚从沉睡中突然醒来，教室里随即出现了嗡嗡嗡嗡的悄悄喧哗。

——首先，让我们欢迎中文系党总支部书记文海同志致欢迎辞。

一个瘦瘦的高个子走到了黑板前、讲台后面，清癯的脸上已经爬上了皱纹，眼睛不大，但是却很有神。文海从灰色的卡其中山装右下方口袋里掏出纸，开始讲话。一次又一次并不很嘹亮的鼓掌声，仿佛只是一种必须的形式，只是一种应付，只是一种敷衍。文海有些不自在，很想再一次提高嗓音，但不知怎么总是很费力，而且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效果。底下人印象深的只是同校园里到处拉的横幅标语一样的话：“热烈欢迎来自祖国各地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坚决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警惕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现在，这些都成了文海讲话的主要内容。

李大林望着文海身后黑板上的四个彩色大字“迎新大会”，突然，仿佛是一阵痉挛，他想起来了，在校门口中文系报到点一块小黑板上的一行字：明日上午七点到卫生组集中空腹验血、然后 X 光体检……李大林紧张起来，看来，又要麻烦了，这 X 光透视一照，肯定又是问题严重，那个“左胸膜壁增厚病变”看来又是逃不了了！怎么办？如何是好？在江山农场幸亏是罗秋河帮了大忙，找了他的医生哥们，如果真的把这样的体检结果写下来，那就根本甭谈什么上大学了！是呀，我这辈子怎么能够忘掉罗秋河的大恩大德呢！但是，明天怎么办？万一医生写下这样的结论，体检不合格，是不是就会把我从学校撵出去呢？望望周围，除了边上几个同宿舍的同学，李大林在这儿一个熟人也没有——那可怎么办？对了，就在刚刚从宿舍楼出来，在一条小道上一眼看到了路延祐老师！李大林真想大喊一声，啊呀，路老师——但是，不知怎么，路延祐就像不认识他一样，只是对李大林瞥了一眼就转过身走开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或者信号呢？李大林更加惴惴不安。

一想到黑板上的通知和刚才的情景，李大林的心猛然揪得更紧了。

就在农场，用颤抖的双手撕开华海师范大学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李大林看到，上面“注意事项”中有一句令他心惊胆战的话：三个月内如发现政审不合格，即退回原籍——政审，政审，我的政审是不是已经过关了呢？路延祐老师很严肃又很关切的眼神，以及刚才有些冷漠的一瞥，一次次交替出现在李大林的脑海。通知书是拿到了；人，也到了上海，而且已经进了华海师范大学。但是，细想起来，路延祐老师当时并没有对我当年文章的事情表示过一点态度呀！

就在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李大林从杨平那儿回来，刚刚走上楼梯，就看见柯炜承笑容可掬地站在亭子间门口，很早就伸出了右手，和李大林紧紧相握。李大林很恭敬地注视着柯炜承的双眸，满含深情叫了一声柯老师——来来来，到房间里坐——柯炜承没有松开自己的手，只是拉着李大林往里走。李大林看看周围，一张没有被褥的棕绷床裸露着，桌子上也没有茶杯、热水瓶，真有一种凄凉、冷寂的感觉。柯炜承毫不在意，只是很认真地端详着坐在椅子上的李大林。突然，柯炜承放声大笑，然后用了很高的声音，大林，还记得吗，我同你几次说过，机遇总是等待着有准备的人。怎么样，你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李大林按捺不住激动，滔滔不绝地同柯炜承说起怎么会上大学的过程。柯炜承在逼仄的房间里转着圈，脸上一会儿高兴不已，一会儿沉思默想；一会儿惊讶感叹，一会儿由衷舒坦……李大林总是不断重复，柯老师，真的，我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这样的人竟然也会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和名义，上大学，而且是回到上海上大学！柯炜承深情地望着李大林，刚刚要开口说什么，突然，他摇了摇头，算了，算了，大林，我从你爸爸妈妈那儿已经听到过你这一步步的过程和经历，唉，不是惊心动魄，也是扣人心弦哪！我在想，你什么时候把这段历史，当然，也包括文革开始前后的历史写下来，一定会有很强的可读性，当然，也很有意思。但是，因为今天已经很晚了，我明天一早，还要赶到闵行电机厂上早班，我就不同你多说了。不过，大林，我不是泼你的冷水，你大概不会从此一劳永逸，当年文章的事情，也许总有人会揪住不放的……李大林望着柯炜承满含关注的眼睛，吞吞吐吐说出了自己内心最大的恐惧——还要政审呢！柯老师，李大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不敢同爸爸妈妈说，但是，万一在三个月内政审不合格，我被华海师范大学退出来要回黑龙江，那可怎么办？柯炜

承拉过一张方凳，同李大林几乎是促膝谈心了，大林，你先别怕，不管怎么说，你既然拿到了入学通知书，那就证明他们已经政审过了。因此，怎么会再有什么政审呢？所谓的三个月内云云，是学校担心有人来举报揭发——那当然是有新的问题，而你的问题说来说去也就是那篇文章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说到这儿，柯炜承停顿了一会儿，对李大林又伸出了手，紧紧握住了他的左手臂——不要怕，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发生了这样的事，相信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再说了，你人也到上海了，户口也回来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李大林想说句感谢的话，但是寻思了一会儿，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刚要转身，柯炜承一把拉住了他，用很严峻又有一丝狡黠的眼神望着，对了，万一有人再提起你的什么文章的事情，你可以找到招收你的老师，叫什么的？刚才你说到的，你看我的记性！李大林脱口而出，路延祐！对，对——柯炜承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可真是你的贵人呀！我想你永远不会忘了他的吧？我估计，他会愿意为你说话的……

在家里，李大林没有透露过一点这样的心事。只是妈妈悄悄问爸爸，大林回来上大学，好像不怎么开心么？爸爸没有多想，只是连连点头，大林是越来越成熟了。

掌声把李大林拉回到眼前的大教室。裘翎正高声说着，下面请教师代表葛苹老师讲话。又是并不很响亮的掌声，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女教师走到了黑板前。李大林看到的葛苹老师，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卡其两用衫，里面是一件细花纹的淡黄衬衫。中等偏高、不胖也不瘦的身材，有些窈窕；留着齐耳的短发，虽然被头发遮挡，但还是看得出来葛老师的额角很高。鹅蛋脸，白皙的皮肤，在惨白色的日光灯下，还散发出光来。细细长长的眉毛，一幅白框眼镜，背后是两只熠熠发亮的眼睛。虽然一走上来就低头念着手里捏着的报告纸，但高高的鼻梁和薄薄的嘴唇，让人能够马上明白，这是一个长得很出挑的女老师。葛老师的讲话不长，但是李大林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这句话：衷心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好时光，好好学习多读书，让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知识理性相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紧接着，裘翎正宣布，学生代表沈敏元发言。在他还没走上黑板前，李大林边上的几个就议论开了，哎这是我们宿舍的吧啊呀黄云飞还

是你的上铺呢什么上铺呀还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呢怎么还没有到我们宿舍呢……宣国明、郭龙、谢阳和黄运飞悄悄地七嘴八舌，只有李大林没有开口。

很快，一个个子高高、两肩端平，看上去有些老成，大概有二十五六年龄的人走了上来。四方脸，皮肤黑黢黢，两只眼睛很大，尤其是黑眼珠在灯光下灼灼闪光，鼻头有些鹰钩，一开口说话，让人的感觉嘴巴很方正。引人注目的是，沈敏元穿着一套洗得有些发白的旧军装、戴着一顶稍微有些旧了的草绿色军帽，这在整个会场中就显得特别突出。

沈敏元走到黑板前的讲台前，很老练地先用眼神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很诚惶诚恐地往后退了一小步，对着台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接着清了清嗓子，用很醇厚的男中音音色，开始了他的发言……

2

沈敏元来自于黑龙江省最北端的漠河。有人曾经形容，中国的版图犹如一只报晓的雄鸡；那么，漠河就相当于雄鸡头上的鸡冠。才一点点大，沈敏元就知道，还是他曾爷爷小的时候，是曾爷爷的爸爸，挑着两只大筐，从鲁西南郅城乡下，一路闯关东，先是辽宁，接着吉林，最后是这苍苍茫茫的北大荒。小小的曾爷爷一路跟着，只看见父亲不断弯腰捏把捏把脚下的黑土，有时甚至还会撮起一把土放进嘴里，然后眯缝着眼睛，好半天不吱声，仿佛是品尝着什么好酒好菜，只是最后摇摇头，不行，没味；然后再往前走。就这么走啊走，走啊走，一直走到了中国的边境线，曾爷爷的爸爸才不得不停住了脚步，长叹一声，唉，这地咋越北越肥呢！然后望了望周围，好哇，这黑土地一眼望不到头，边上还有乌苏里江和呼玛河，那可是长庄稼的好地方呀！

就这样，和当地的猎户成了邻居，和鄂伦春人成了好朋友，沈家从此在这冰天雪地中扎下了根。

当沈敏元刚刚懂事不久，就知道了自己的爷爷是呼玛县的县委副书记，而爸爸是漠河公社管委会的副主任。说起来，这还是一个革命家庭、干部家庭。当年林彪迟迟拿不下长春，后来又往后紧缩的时候，四野部队大部分都拥挤到了哈尔滨以北的松嫩平原上。就在这时候，已

经是地方人民武装的爷爷，穿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没过多久，已经是连长的爷爷，带着自己的战士大踏步南下，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路高唱胜利歌，辽沈战役后平津战役，甚至没有遇到过大的阻拦，横扫千军如卷席，就这么从祖国的最北端，打到了祖国的最南端。新中国建立，爷爷在广东湛江一家大工厂担任了一个科长。但是，也许从小就是在北方长大，对南方的高温和潮湿实在是不习惯，尤其是南方人的米饭和乱七八糟不知啥玩意的菜，尤其是那模样狰狞可怕、张牙舞爪的什么海鲜，爷爷怎么也不能适应。还有就是刚刚来到这儿的妻子，更是不能适应，说喝这里的自来水，怎么都是带咸味和苦味的？哪有咱家乡好，那水可都是甜的，不管是井里的，还是河里的。行啊，咱也不是这个命，于是爷爷就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同已经老大不小的儿子、女儿团聚在一起。也没过几天，上面来了任命，爷爷担任了呼玛县的县委副书记。很快，人民公社一成立，父亲又成了公社副主任。因此，从沈敏元有记忆开始，家里都是当官的，来来往往的也都是当官的，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沈敏元有了一种长大以后也要当官的意识和志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读高中二年级的沈敏元也开始了革命大串联。到了伟大的首都，沈敏元这才发现，自己家里的“官”怎么能同北京的官相比，那真是北京人的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有多少；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小；站在王府井街上，扔出一块石子，十有八九被砸中的不是局长就是处长。接着是上海，啊呀呀，上海真是一个海呀，太大了，真是太大了，人海茫茫，自己就成了其中的一滴水。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井字形的大街小巷，沈敏元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井底之蛙，而家乡漠河只是一个怎么也不起眼的芝麻大的地方！也就是从北京开始，沈敏元萌生一个宏愿，将来一定要离开家乡，要到北京，要到上海，要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闯荡。

但是，要实现自己的夙愿又谈何容易！在北京，在上海，打上八竿子也找不到一个亲戚，或者朋友。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老祖宗都是在山东，是鲁西南的郛城，而且是乡下！当然，本来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考大学、上大学，从此改换门庭，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而且是大城市的人。然而，文革开始就宣布取消高考，并且说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时候的沈敏元，陷入了一个自己

很难自拔的困境。本来，在朦朦胧胧中，向往着到北京、到上海，自己也知道，只有读书、上大学，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大串联”使得沈敏元真正接触到了北京和上海，更加坚定了自己以后一定要在或者是祖国的首都，或者是祖国最大的城市的追求和奢望。但是，一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宣布取消了高考，也就是说，本来的华山一条道也没有了，沈敏元只能是停止了这样的梦幻。多少个日日夜夜，沈敏元只是偷偷地找出大串联时在北京和上海买的明信片，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八达岭长城外滩外白渡桥南京路国际饭店……一张一张地翻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神往。沈敏元觉得，哪怕在这些地方只是做一棵树一块砖一把土，也不枉自己来到过人世一遭了。看看身处的周围，只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荒野，几栋房子，还有就是那么几个再熟悉不过的脸。难道自己就要在这地方过一辈子？或许就像这儿所谓的爷们，娶老婆生孩子酗酒打架，了此一生？

哥哥和姐姐最早发现了弟弟的神经兮兮，母亲含着眼泪叫唤着，儿呀儿呀，你怎么老是在做白日梦呀？已经削职为民的父亲恨得要朝他挥拳头。真是天知道了，沈敏元在屯子里早就有了一个外号：“高干子弟”！父亲对着儿子大吼大叫，滚你妈的蛋，什么高干子弟，俺一个小小的副主任，还只是一个副科级；而你爷爷，只是一个正科级！你他妈的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现在倒好，什么都不是了！正在“干校”的爷爷也赶回来看自己的小孙子，把房门关得紧紧的，压低了声音，敏元，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咱沈家现在还有什么啦？你就死了心吧，还是好好种地，到时候娶上媳妇，让爷爷早点抱到重孙子。别胡思乱想了，什么北京上海，你应该知道，那儿被揪被斗的人更多。说到这儿，爷爷点燃起一锅旱烟，然后在炕上盘起了腿，美滋滋地深深吸上一大口，压低了声音，我可以告诉你，我挨了斗、罢了官，反而明白了，咱这疙瘩老百姓的日子其实最好，什么都不用愁，什么都不用烦，大半年都猫着。你可别看城里人，那个烦心事可真是老鼻子了！

不吭不吱的沈敏元，其实内心只是恨一样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把高考取消了呢？因为这么一来，自己要离开这里到北京到上海的愿望真的是很难实现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办法？

上山下乡了，真是怪事，本来就是农村里的人，也要什么上山下乡，

县中贴出了大红喜报，多少多少学生被批准到内蒙到农场到兵团，其中就有沈敏元。沈敏元气坏了，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因为自己的父亲和爷爷，“高干子弟”也落难了。但是，血性还是刚硬的父亲在家里大声吼叫，什么上山下乡，咱不已经是乡下啦？难道咱还是城里人？什么混账逻辑，咱这样的人还要远离家乡？哼，什么地方也不去，咱就守着这漠河！看谁还敢来动咱一根毛？

也就是差不多的时候，大批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知青风起云涌般地来到了漠河和周围县，说是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保卫祖国大好河山，坚决消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概真的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闲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的沈敏元一见到这些知青就格外亲，而且年龄也相仿，很快就“哥们”起来。就在紧邻的逊克县双河村大队，一个来自上海的知青金训华，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为了捞起逊别拉河中一根准备做电线杆的木头，壮烈牺牲。很快，这儿也跟着金训华出了名，大批大批的记者纷纷来到，说是要采访收集优秀知青的动人事迹和闪光语言。紧接着，上面对周围几个县各方面的支援也格外多了起来。

就在今年上半年，上面传出风声，全国大学要到漠河来招生，而且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工农兵学员，当然主要是招收来自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知青。一开始，沈敏元没有动什么心，甚至觉得这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我，沈敏元，天生一个坐地户，和工、农、兵都不相干。但是，一次到县城去玩，顺便也想去看看刚刚“三结合”到县革委会当副主任的爷爷。才踏进原先的县府大楼，一个以前认识的文教科雷副科长见到了沈敏元，立即大呼小叫，啊呀呀，几年没见，已经成了大小伙子啦！沈敏元一脸沮丧，只是摇头叹气，有啥呀，真是三不像了！雷副科长很是奇怪，什么“三不像”？说给我听听。沈敏元几乎是抽泣着，一不像农民、二不像知青、三不像学生……雷副科长一脸狡黠，咳，敏元，现在机会不是已经送上门啦？沈敏元没有明白，只是摇头，什么机会？那人压低了声音，做工农兵学员呀！沈敏元一愣，接着就叹了口气，我又不是知青，怎么挤得进去？

雷副科长对着沈敏元耳语一番。

果然，没有多少日子，沈敏元就完成了三级跳——报名、推荐、考

试,接着就是拿到了华海师范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沈敏元并没有很高兴,因为他还在要求着一样东西,那就是入党。他知道,现在这个年月,一张党票就是一张护身符——有了它,那么,当官才有了第一步的保证。沈敏元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时来运转,自己已经很轻易地拿到了上大学、而且是上上海的大学的通行证,但是,所谓的“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是不是就意味着上了大学还是要回老家?想到这一点,沈敏元恐慌起来。那么,有什么办法永远脱离这个地方呢?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党,因为他看得多了,没有党票,什么都没有希望;而有了党票,才会有灿烂前程。当他把这个想法同父亲一说,顿时挨了一顿臭骂,你这个混小子,真是贪心不足哇!你爷爷冒着多大的风险、用了多大的人情,才有了咱们屯的一个名额。你还挑肥拣瘦,嫌师范大学,说以后做中学老师没有出息。你爷爷火了,过了这村没那个店,干脆让给别人,你也死了这条心……现在,什么党票,你以为你真是什么“高干子弟”啦?要啥有啥啦?你也不自己掂量掂量寻思寻思,别嗑嗑人了!但是,当沈敏元同爷爷一说,爷爷心花怒放,好哇,要求入党,这就是要求进步嘛!你父亲当拦路虎,大概是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是发牢骚嘛!行,我马上让人给你办!

仅仅用了三天时间,沈敏元完成了填写入党志愿书、生产队党支部审批会和公社党委的批准。

沈敏元提前两天就来报到了。当他找到裘翎正的时候,裘翎正还在翻阅刚刚拿到的新生名单。沈敏元顾不得放下行李,就急急忙忙掏出“党组织关系转移证明”交给了裘翎正,然后双手用力地握住裘翎正的手,就像一个新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前沿阵地一样,用铿锵坚定的语调要求着,裘书记,给我任务吧,我一定努力完成!裘翎正望着比自己高半个头、第一个前来报到的新生,只觉得他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是一种很标准的男中音,来自于胸腔,有共鸣,嗡嗡的。再仔细看,这个沈敏元五官端正,很英俊,虽然一顶半旧的军帽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的,但是眉宇之间,精神挺拔,还是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正在为分班和配办班干部发愁的裘翎正心想,正好这个沈敏元可以担任一班的党小组长。全年级一共一百八十五人,分成六个班,每班平均三十人多些。一个班先设临时党小组长和临时班委,那么,这个最早报到的沈

敏元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宿舍里还乱七八糟、一堆堆的垃圾也没清理。就在空无一人的走廊和宿舍里，沈敏元裤腿卷得很高，光着脚，挥汗如雨地打扫清理。当他把自己的宿舍和宿舍门口清洁完毕，正在思量是不是可以找钥匙把隔壁的宿舍也打扫擦洗的时候，裘翎正和吴家栋走了过来。他们望着清洁光亮的宿舍和门口，大为感慨，吴家栋发自肺腑地赞叹，到底是工农兵学员，思想觉悟高，活雷锋呀！然后回过头来对着裘翎正说，裘老师，这位同学要好好表扬，好好发扬。裘翎正连连点头，对对对，这是一个好苗子，我们要好好培养。正这么说着，满头大汗的沈敏元从楼下走了上来，一看裘翎正，连忙大声叫着，裘书记——吴家栋有些不高兴，哎，我们党内不作兴叫职务，还是应该叫同志！沈敏元有些尴尬，刚刚想开口叫裘同——裘翎正马上阻拦，就叫我裘老师吧。说着，裘翎正回过身指了指吴家栋，吴师傅，是我们年级的工宣队。沈敏元赶紧把还湿着的手使劲在两边裤腿擦了擦，然后用双手紧紧握住了吴家栋，高声叫着，吴师傅——也许“师傅”这两个字还很陌生，裘翎正发现，音色也不太美了。吴家栋很高兴，把自己的两只手使劲摇动着，啊呀，我已经听说了，你是沈敏元，共产党员，来自于祖国的最北端。好，好，你一来就做好人好事，是我们年级的活雷锋呀！沈敏元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只是轻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说着，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吴家栋，又看了看裘翎正，吴师傅，裘老师，我还想把隔壁的宿舍再打扫一下，反正都是我们一班男同学的。裘翎正有些尴尬，刚想说什么，吴家栋脱口而出，啊呀呀，这不行，每个宿舍都有自己的钥匙，我们不能随便给你……这回轮到沈敏元尴尬了，他点了点头，只是说，对对对，是的是的。

吴家栋一只手搭着沈敏元的肩，边说边走进了宿舍。他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不断点着头，好，好，好，不错不错。裘翎正看了看沈敏元，又看了看吴家栋。吴家栋突然用手把自己的脑门一拍，对了，我差点忘了。说着，吴家栋就正襟危坐起来，然后对着沈敏元说，沈敏元，现在有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你——沈敏元好像有些无师自通，很想学电影中战士的动作和说话，但是，他看看有些心不在焉的裘翎正，就没有开口。裘翎正转过头来，沈敏元，你马上写一份在我们中文系迎新大会上代表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发言稿。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沈

敏元顿时激动起来，甚至有些语无伦次，我？代表？吴家栋也严肃起来，对对，要突出上了大学，是投身到新的阶级斗争的洪流，我们是来上管改的，我们是要同新的阶级敌人做新的较量——沈敏元怔住了，他没想到，一份发言稿，会有这么多的内容和要求。

3

一块有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草坪，渐渐呈现出灰蒙蒙的绿色，已经不再是嫩绿碧绿葱绿油汪汪的绿。这样的草坪，在上海也很是罕见，只有以前叫法国公园、今天的复兴公园才有这样欧式的大草坪。正对草坪的，是一幢典雅的欧洲巴洛克建筑。说是巴洛克，因为它不同于哥特式建筑，没有高耸的尖顶尖塔，而是以圆柱、圆弧和拱形为主要风格。一个整体的灰白色，有着大理石般的韵致，显得肃穆而高雅。这就是华海师大校园中最有特色也是最美丽的文史楼。三层楼宇上的一个大平顶，仿佛睁大着眼睛在仰望着蓝天白云，又在苦苦思索着，不露声色地寻觅、探究。文史楼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正门前三级台阶上面，有四根分别需要两人才能合抱的大圆柱，站在边上，让人有高耸入云、仰之弥高的震撼和晕眩。两层楼高的圆柱底部和顶部，各有一圈美丽的凸现花纹图案。大楼正面三排排列有序的大窗户，在阳光下闪耀着点点光芒，于是就有了一种诗意和温柔。文史楼前的两边，各有两棵已经攀援到二层楼高、而且很庞大的夹竹桃，有意思的是，一株开的是白花，而另一株开的是粉红色的花朵。走进大门，高大宽敞的正厅两侧是东西向的走廊，走廊天花板的发端，也是半圆的拱形。正厅靠里，是左右两侧的上下楼梯，而那楼梯和扶手，也是圆弧形，一个美丽而优雅、引人入胜的S形。而两侧走廊天花板，是别具一格的拱形。在这里，巴洛克风格真是淋漓尽致，特别具有经典性。据说，这是解放前大夏大学所在地，文史楼的原名为群贤堂。可惜的是，这样有着迥然不同风格的建筑，竟然不知是谁设计。现在，人们只能凭借很有限的一些知识，进行揣摩和遐想。

也许是独具匠心，也许是有所依存，文史楼三楼正中间教室有一个落地大阳台。推开钢窗和玻璃门，一个宽阔敞亮的阳台突现在人们面